

十三
庄
疏

書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

洛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劇非近附近之近

周公以王命誥

稱成王命作

多士多士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殷頑民以成周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

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勸訓正也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咄無所終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

士言其民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立王肅本弋作翼亦云翼取也鄭云翼我聞曰上帝引逸有

猶事也非我周敢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

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樂為政不之逸樂故 紂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

有辭天下至戒是罰於時夏不肯棄樂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 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樂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喻湯更

賢人治四方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此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

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紂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

辭以聞於世惟是樂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桀也下致天罰欲誅桀也十四年法

先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紂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

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國舉桀桀滅湯與以善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誡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

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樂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 自成

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以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驅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 在今後嗣王誕

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 誕淫厥泆罔顧

于天顯民祇言紂大過其過無類於天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 惟

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滅無非有辭於天所謂言皆有聞亂之辭

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天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驅用有德憂念祭祀

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人為民主意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致行昏虐之政於先王道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

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法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道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

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紂不與不明其德之入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

皆有惡辭是以致亡於天罔憐紂以惡而不見其德之入故也。傳言上帝此言無不驅用有德憂念祭祀者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

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下非無辭王而此言無不驅用有德憂念祭祀者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

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言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

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言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

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言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

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

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
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棠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
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為紂不明其德故天降之罰者皆有聞亂之辭上天下罰無辜
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
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既克紂桀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對無道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

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紂能正身念法
疏
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

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
改又追發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
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天
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周王明德恤祀也。傳曰天
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桀於牧野告
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告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
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王曰猷告爾
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亦念法。正義曰言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
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

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

有典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又曰夏之衆

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在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惟我猶殷故事憐愍汝故徒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疏
王曰猷至大命。正義曰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耳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徒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
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
見任用意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沒有德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惟百官言其
憐愍汝故徒教汝此徒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
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
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迺故為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以誅武庚殷
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沒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武無後

書十六

周書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謀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備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而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言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殷汝故徙之報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該三監後伐奄惟夷我乃明天命也。

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民命。我乃明。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致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之性命死生在君諸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翼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傳言我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准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諸四國諸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還逃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

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子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

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所當服行奔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爾克敬天惟界

於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爲。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

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年於。爾小子乃與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年於。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實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故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於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由本土我亦致天之罰

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土遠輸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

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

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

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謂又復稱

曰又日時子乃或言爾攸居。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謂又復稱

攸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也。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謂又復稱

攸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也。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謂又復稱

攸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也。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謂又復稱

心三者各異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

意自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故亦享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位乃

國承年 疏 有信然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敗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

政莫不得其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遠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

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復小人之艱難

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民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

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者。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

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言其孝行者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

莫不以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意良於喪當此之時殷安而復興禮廢而

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之意也。傳在喪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

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

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

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

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

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見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

怨王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

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 疏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

其即位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三年亦言

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三年亦言

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

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

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喪國諱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仁般之源寧當

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事作輯輯和

矣造此語是實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憚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事作輯輯和

也彼鄭言公劉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三年亦言

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其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承祖甲之德以知小人之

人依故得久年各顯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

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

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稱祖多矣或可疑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自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

六年或四三年

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
二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
將說文王改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

保小民惠鮮鰥寡

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吳音側本亦作

文王受命惟中

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

詩之由是文王受命嗣立爲君維於

是以專詳言也。詔其言此之意以義

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

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以美道和

易豐卦象曰中則吳謂過中而斜吳

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

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

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
于文也於九十七丙減享國五十年是

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
命然殷之末世政司公曰烏乎豎

民惟正之供

則有恣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

見不_レ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

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酏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酏言紂心迷政亂以酏

過矣。愆起處反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酏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酏言紂心迷政亂以酏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數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遠豫過於遊戲

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其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修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

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

迷亂國政酣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國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

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亂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春秋

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蕩田謂田

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焉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

。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就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

後日止也夫耽樂者謂非所以教民教民當務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非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成王不

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酏飲酒為政心以酒為德紂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

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酏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酒為德紂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

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數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民無或胥諍張為幻諍

誰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詐幻或也。幻音患詐九况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

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

祝之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言而數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

又反。疏。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詬訾為幻或者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

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

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肆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數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聰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彼汝罵汝彼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怒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
寬弘之若是。傳其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怒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
德王肅本皇作況況益用敬德也。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賁言寬暇自
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言若虛則
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
欲聞之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請張為幻曰小人怨汝罵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

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

是叢于厥身

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

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詐為幻或

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綽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怨汝罵汝則信之則如是信讒
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數成王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
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綽
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君夷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傳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

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夷君夷

尊之曰君夷名同姓也陳古亦反

疏

召公至君夷。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

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夷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保太宰惟三公則此為保周公為師輔
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宰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
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舉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
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
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則召公大實豈不知周公雷電而不說者
既幻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夷此篇是致政之後言雷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
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
世家云召公夷與周同姓姬氏燕周曰周之支族燕周考校古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夷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
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料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

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
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夷以告之故以君夷名篇

周公若曰君夷順古道呼其弗

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廢輿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夷殷道以

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疏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

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

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

敢獨知是君夷所不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與亡言與君夷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疏嗚呼君已曰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疏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爾。已言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

違疏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關疏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疏天命不易天難信

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過於葛反疏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

王命不能經人歷遠不可不慎疏前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疏在我今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

易以跋反注同譚氏王反疏前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疏在我今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疏我雷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疏公曰嗚呼君已曰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

當是我之爾勿非我也表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爾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無尤過違法之關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我之命故不敢不爾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爾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

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人歷遠其事不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

正在今我小子且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而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

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故教而不爾。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曰是引聲之辭既

呼君夷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雷以我之意不說故教而不爾。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爾。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疏言天命不用我釋廢於文王疏又曰至受命。正義曰

五

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

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功至大天猶獨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

名有其文功至大天猶獨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

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配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使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

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弟太甲之子伊尹伊尹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

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弟太甲之子伊尹伊尹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

還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

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社既同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事湯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

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事湯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

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

巫咸亦地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後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

子仲丁立崩弟外王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

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傳高宗至傳說。正義曰孔命篇高宗云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於荒

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學于甘盤既乃遷於荒

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

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使商配天惟天多佑助其王命疏義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使商配天惟天多佑助其王命疏義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祿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

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

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

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在天在上故謂之升為天之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

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何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剋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王猶秉德

為藉屏侯何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侯領反。剋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王猶秉德

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

不是而疏明憂小臣離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藉屏侯何之服王恐臣之不實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

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至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法其賢人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于四方

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爾不去本當如此也。傳自湯至一人有事于四方

王肅云王入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

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實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藉屏侯何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何尚思得其

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巨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

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治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

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下盤無求是而信之事既有驗。公曰君夷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威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言如是則人皆信之。公曰君夷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威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

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滅。公曰君夷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夷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固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者誠亡有所至也由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

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德者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

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傳言臣事格謂至於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固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公曰君夷在昔上

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與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至之君。公曰君夷在昔上

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重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夷在昔上天斷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去此未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

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言謂勤行德義以受命。傳文王至天命。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氏下名故周散泰南宮皆是天宜生顯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維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逼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致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

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顯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下同馬作屬勉也聞

音聞或疏文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

如字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昭知天

威文王意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昭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重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重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重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重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重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

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國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請去通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
過道葬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
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
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
後暨武

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
言此四人後與武王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德使布冒天下大盡

舉行
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王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
其德
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王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

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得
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

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
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
小子且不能同於四方

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夷其共濟漢成王
收罔易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

同於未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
收罔易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

故罔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責我
收罔易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

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

有大功德但荷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夷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位之時恐其未
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謂也我罔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罔欲立此化

而老成德之我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罔欲立此化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我今任重在我不小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

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佑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
弱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闔敷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夷其共濟渡成王

勉力不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不肯降意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諭無自
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考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罔即傳

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遠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
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鳳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

鳥矣于彼高岡鄭云固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風故以鳴鳳
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罕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風故以鳴鳳

如之格天崇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
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
降龍至爲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
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匪

教之
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
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
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爲法我罔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感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爲謀告君公不

說似臨急故令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日汝明易偶

王在夏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

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通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

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已言有舊法易可通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

汝以至而已○正義曰易勉也偶配也宣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

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保夷其汝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

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保夷其汝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

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

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

誥我惟曰當因我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

文武之道而行之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

至矣惟是文武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則天美周家日益

不勝受言多福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則天美周家日益

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夷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

亡般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

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

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

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

急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 嗚呼至率俾○正義曰周公言而嘆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力能至於

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嗚呼至率俾○正義曰周公言而嘆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力能至於

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順我若

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順我若

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順我若

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順我若

於民人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順我若

終○鮮 公曰鳴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罔不能其初惟其終

息淺反 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公曰鳴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鳴呼君惟

終之責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解

怠也○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有終者凡民皆知是有終則

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依違託言民德以割切之

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割切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作蔡仲之命冊書蔡仲之命蔡仲之名

疏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誘發周公父卒命之郭鄰至死不放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

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嗣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聽冢宰謂武

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

時王崩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因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亦反徐扶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庶人三年之後乃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

繩還反從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庶人三年之後乃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

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取欲其戒之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

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鄰公

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

鮮於管叔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榮陽京縣東北也。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

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有降職而巳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

在京邑閭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是弟叔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勳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郭鄰馬融云距王家惟云封霍不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治冢宰

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卿兩里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

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

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魯成王則圻內之蔡其不就封安得使胡也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

曰仲之封於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不就封安得使胡也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

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

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

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肆予命爾侯于東土

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備德尙

蓋前人之過子能

十三經注疏

書十七

周書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蓋父所以為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述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率乃

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

必慎其初念其終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元反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詳乃視聽

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王曰嗚呼小

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疏侯于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

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官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

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盡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

也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踐奄而徒之以其數作成王政夷徙奄

之政令亡政如疏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

至反履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故以此篇為篇名傳成王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

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與即此代淮夷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

叛也鄭玄謂此代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

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成王既踐奄將遷

事故孔以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成王既踐奄將遷

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近齊地近中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奄新

姑告召公使此疏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奄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

冊書告令之亡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

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鄭周近京師教化之知

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建於蒲姑杜預云奄關不知所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

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化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士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

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

不能知其必然否也